难忘那年蹲点吃“派饭”

□王桂林

往事如烟

时光荏苒，岁月不留。那年蹲点吃“派饭”，虽已悄然化作前尘往事，一晃将近50年了。但往事的回忆依旧那么炽热，常是含情怀感，眷恋追寻。它留给我的是一段没齿难忘的人生旅程，是一载流连忘返的生活岁月，是一方父老乡亲的醇厚情结。每每忆起，发自内心深处的那份感念便如水波涟漪般徐徐荡开，宛若又回到了那年蹲点吃“派饭”的情景和画面中。

1970年5月，我告别了白城知青插队镇赉县农村的生活后，便留在了县城里一个局机关工作，那年我刚满23岁。1972年春，我被抽去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下农村蹲点锻炼。参加完县里集中培训后，就和同一编组的县工业局干部老傅一起下到东屏公社六家子生产大队六家子生产小队（今东屏镇六家子村六家子屯）蹲点。按县里要求，蹲点时间从备耕时进点到庄稼秋收粮食进仓后撤点。那时干部下农村蹲点不同现在的驻村扶贫工作队，有单独的伙食点和住宿处，而是一律实行“三同”，要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都是吃“派饭”，也叫吃“百家饭”。队里从屯子一端的第一家起始，按序指定一家给蹲点干部做“派饭”，一户一天，往复轮回。付费标准是每顿饭1角钱、4两粮票。

那个年代，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贫困，自留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批判，农民全靠在有限的土地里“刨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蹲点的那个生产小队人均年收入只有200多元，还在吃国家返销粮。我俩进点时，正值青黄不接时节，社员家里普遍缺粮少菜，多是端只饭碗吃咸菜、拿根大葱蘸大酱。可就在这样一个穷困的队里，让我们未曾想到的是，轮上去谁家吃“派饭”，却都那般热乎和盛情，一天三顿变着样儿做饭菜给我们吃。此情此意，让我感激不已，终生难忘。那金黄的小米粥、捞小米干饭、锅贴发面大饼子、手擀面条、油炒鸡蛋、咸鸭蛋、炒土豆丝、干豆角炖土豆、小碟咸菜酱，吃在嘴里，暖在心上。事隔这么些年了，我依然记得那飘香的农家饭菜，让人缠绵留恋。

那年蹲点吃“派饭”，既有置身于农村田园生活的浓浓情趣，也有隐藏于心灵深处的淡淡惆怅。因为我们吃的每一顿“派饭”，都是社员从自家本就不够吃的返销口粮里“挤”出来的，也是从他们平常省吃俭用的家底里“抠”出来的。心里不免有种从社员口里夺食的羞愧感。按当时规定结算的钱和粮票数量来看，实在是入不抵出，亏了社员，于情于理都过意不去。也曾破例超标准付过几次，但均被婉拒，执意不收。无奈之下，不好再有悖于社员的那份真情实意，只得依规行事。打这往后，凡在结算钱和粮票时，仍旧心存难以言表的愧疚和隐痛。端午、中秋“两节”是农民十分重视的节日。到了过节的那天，蹲点干部的“派饭”也随之歇停下来，都被接送到公社食堂集中办伙，集体过节。

蹲点结束时，我与社员们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握别，真是恋恋不舍，情思难收，深切地感受到，农民兄弟是最纯朴、最重情、最可交的。多少顿回味悠长的可口“派饭”，多少回田间地的共同劳动，都让我难以忘却，感怀不尽。

“春风虽欲重回首，落花不再上枝头。”那年蹲点吃“派饭”已成为历史的片刻，邈远的记忆。我虽在喧哗躁动的城市里安度晚年，但仍不时想起那六家子生产小队、那蹲点吃“派饭”的生活情境。一旦意识到那样的日子不可能重复，心里便涌起一种类似于李后主所云：“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喝火令

鹤乡的骄傲

——写给白城市支援湖北医疗队

□夏永奇

打虎龟蛇畔，降魔鄂楚壕。踏冰飞马掠云霄。绝技数年魂梦，今日露天骄。

泰岳肩头立，长江腹部飘。更兼瘟疫滥作妖。愤振精神，愤振戟枪刀。愤振浪花原野，若烈酒燃烧！

爱的阳光雨露

（歌词）

□郝明月

险情发生你时刻关注
一声召唤你踊跃奔赴
灾难面前你不言怯步
奉献爱心你争先恐后
也许你还有更多的话没说给爱人和父母
也许你与他们隔窗相望形同陌路
因为你懂得在抉择的关头舍小家才能享受大爱的温度
日夜兼程 风餐露宿
爱的需要就是这个速度
尽管冲锋的路上荆棘密布
为了心中的信念你全然不顾
使命的担当 责任的肩负
愿疫情早日安宁患者康复
一束束鲜花 声声的祝福
彩虹飞处洒满爱的阳光雨露

都说危难见真情可你的真情总在细微处
把患者当亲人不离左右
困了倦了席地倚床头
苦了累了默默承受
报喜不报忧
小心翼翼万般温柔
千难万苦不退半步
为你存在为爱守候
心心相印涓涓细流
弹奏出一曲最美音符
也许你在家里备受呵护
可在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是对方最信任的主心骨
都说自古忠孝难全有
只把幸福的泪水伴着奉献流
使命的担当 责任的肩负
愿险情早日安宁患者康复
一束束鲜花 声声的祝福
彩虹飞处洒满爱的阳光雨露
洒满爱的阳光雨露
阳光雨露

清 明 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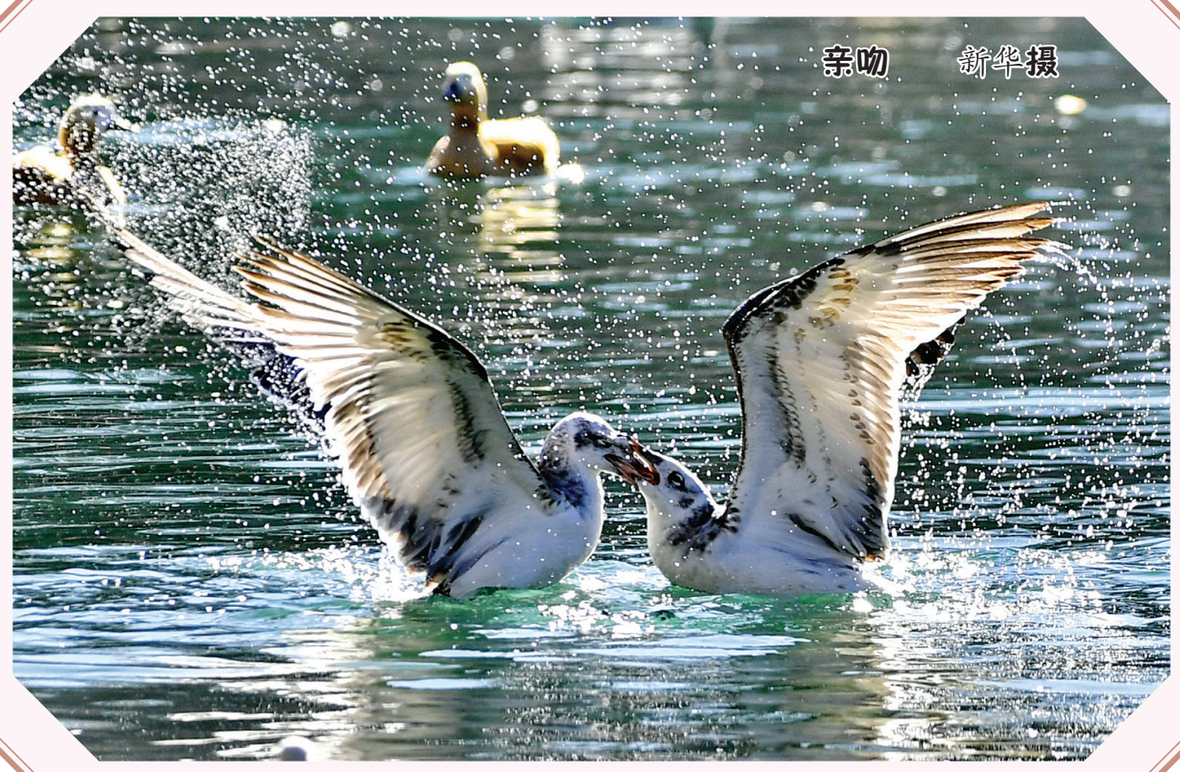
□马明印

（一）

人间四月酹酒暖，青冢十年抔土寒。
遍插新柳忆英烈，簇捧花篮祭祖先。
江山千古留典范，基业万代好承传。
民强国盛复清明，勤和家兴总安然。

（二）

清明牧雨萧萧下，杏树摇风处处花。
故园千里可追远，黄土咫尺不天涯。
酒祭莹堂絮旧话，泪沾枯枝发新芽。
青山不老共日月，碧水长流沃英华。



阅读是灵魂的抵达

□张淑清

我是一名农村女子，家中姐弟3个，我是老大。父亲是朴实憨厚的庄稼把式，没读过几天书，靠侍弄土地给人打短工养活一家人。但父亲酷爱读书，他自生产队劳作回来，隔三岔五会变戏法似的掏出一本小人书。吃了饭，午休时间，父亲歪在被垛上看。等父亲上工走后，我们轮流翻看，那些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常常赚取姐弟的泪水和欢笑。我记得父亲借来几部长篇《艳阳天》《红楼梦》等，都是原版的线装书，闻着墨汁味儿就忘了饥肠辘辘。我喜欢上阅读，最要感谢的人便是父亲。

那时候，乡里有一家图书室，我读小学五年级时，约伙伴去图书室借阅图书。父亲虽然是斗大字不识一箩筐，却舍得捏出几张皱巴巴的散发汗味的毛角票子让我们办借读证。

借来读物，每每守着一窗夏日的蛙鸣，一地皎洁的月光，坐在土炕上，撑一盏煤油灯夜读。

阅读成了一种习惯，哪天不读就像丢了魂似的，睡不着觉。农村的生活单调枯燥，我深深牢记了：书中自有颜如玉、腹有诗书气自华等等关于读书的至理名句。

想来自己倾情一生的写作，也是在阅读中开始的。

田间地头，傍着桑阴学种瓜。劳累了一天，能使心灵安静下来，读书是唯一的选择。灯影下，一杯菊花茶，一本书，墙边鸣唱的蛐蛐，半敞开的纱窗，溜进来的风轻轻吹动的页面，那份天籁令人充满无限的惬意与幸福。

以至于这种对阅读的执念，到了碎片化阅读、手机承载所有信息的时代，依旧在我的心底安然地生长。

原来一直把城市当作诗歌与远方，渴望通过读书蹚出这片沉重的土地，没想到我最终还是嫁给了村庄。不过，我的阅读习惯不曾改变，加上农村也有了柏油路，路路畅通，村村都安上了电话和电脑线路。我用稿费买了一台电脑，写作更方便了。手机和电脑连线，建了QQ和微信。如此一来，不仅走出了村庄，与外界接轨，文章也是雪花般满天飞舞。2017年末到现在，我已发表400多篇“豆腐块儿”，这一切归功于平时的阅读，以及日累月积的创作练笔。在大部分人恋上手机阅读的今天，我仍坚持纸质书刊的阅读。我的床头总是摆放着一摞书，每年锲而不舍地订阅几种杂志、报纸。我和爱人都是农民，他常年在外打工，撂下土地和老人、孩子需要我照顾。我养鸡养猪、伺候老小、侍弄田地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写字。

阅读是灵魂的抵达。我粗浅地感受到，一天的光阴中，如果不读上一会儿书，不写点笔记，我是十分寂寞的。乡下的岁月，春华秋实，记录下岁月的点点滴滴，通过阅读努力提升写作能力。阅读的范围广了，视野也开阔了。

阅读是灵魂的抵达，也是让一个人内心充盈、山高水长的筹码。阅读纸质书籍，心灵更沉实，仿佛与作者在进行一场促膝交谈。字里行间记录着撰书人的思想平原。多年前，一家人守着一盏如豆的灯晕，共同读一本书，脉络间流淌的全是书香与亲情的暖。

一个成功的作家，离不开阅读这个桥梁。付出必然有收获，在村庄里，我成了唯一一个靠写作赚生活费的自由撰稿人。

执刀行

●小说连载●

□刘殿芳

9月的图什业图草原已经泛黄了。甸子地里的玉米早已定了浆，沙丘上熟透的打瓜在阳光下坦露着黄白色的瓜皮，这是一个让庄稼人乐得睡不着觉的好年景。

王龙蹲在土窝棚前装了一代蛤蟆烟，顺手扯过了窗里的艾蒿火绳对着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好一会儿，才有少许的白烟从鼻孔里缓缓地飘出。

窝棚里，刚刚吃过午饭的几个同族兄弟，正津津有味地听做饭打杂的曲老八讲古。

天边有云长了起来，白白的、棉桃似地开着。王龙的一袋烟还没抽完，那云彩就搭上了桥，变得黑沉沉的。一阵风从沙丘上的黄榆林中刮了过来，带着雨腥味和大草甸子上的烂草味，让人感到有些压抑。

王龙在鞋底上磕净了烟灰，转身进了窝棚。

“大哥，是不是该把刀找出来了？”坐在老榆木板凳上的二弟王虎按捺不住地问了一句。

“等王智兄弟回来再说吧。按照他的脚力，今天晚上也该回来了。”

就在5天前的早上，一匹快马踏着露水来到了这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的窝棚。马上的差役带着县长庄绍裕的一封信。那信中说，日本人已占据了洮南府和郑家屯。镇守洮南的张海鹏已投降了日本人。瞻榆县城虽驻有李芳庭的3000义勇军，但恐县衙的安危难得顾及，经县农会会长王玉梁举荐，得知王氏5个兄弟为人忠义，武功超群，请5位壮士以民族大义为重，速赴县城大刀队俸事，以拱守县衙，共御东洋云云。

送走了差役，做饭的曲老八诡秘地眨着眼睛惊诧地打量5个兄弟说道：“平日里就觉得你们哥五个非等闲之辈，没想到却是隐姓埋名的武林高手。在这蛮荒之地扛活种地，岂不是瞎了一身上等的手段。这回是县太爷有所重用，真乃是拨云见日，有了人前显贵的大好时机啊！”

善于说书讲古的曲老八说起话来总是半文半土，颇有些江湖味道。

哥几个商量了一回。觉得派做事精细的三弟王智去一趟县城，探听一下虚实再做打算。

日落时分，王智回来了，带回了本族七叔王玉梁的口信和县里的消息。说李芳庭的抗日义勇军正在扩军，现在队伍已发展到5000多人。县城的大刀队现在有120多人，都是咱山东来此谋生的后生，司令是咱同乡王之安，还请了阴阳先生王桐做大法师。大刀队员红布缠头，每天画符练武，口念咒诀，据说是刀枪不入，颇有些当年山东老家闹义和团的气概。县衙门指派七叔的县农会为大刀队征集粮款，负责开销用度。七叔说，日本人和张海鹏即将进攻瞻榆县城，国难当头，让咱们哥几个携刀速速前往，参加大刀队共御外侮。

“既然如此，事不宜迟，明早五更咱就启程！”

王龙话刚一出口，只见王虎一个健步窜到了地下，弯腰抱定了地中央的榆木柱脚，两膀叫力，两脚腾空，一个狮子倒卷帘翻上了房梁，伸手撕开了房上的苇箔，把一个小小的蓝布包裹拿在了手上。随后一个鹞子翻身，两脚像钉子一样钉在了地的中央。

包袱打开了，曲老八急忙伸过头来，只见这包袱中只有拳头大小的5卷白铁，在落日的余辉中闪着寒光，他揉了揉眼睛，贪婪地看了一会儿，也没看出什么名堂。这包袱里包着的是王氏家族祖传的5把折铁钢刀。这宝刀不仅削铁如泥，且又柔软异常。平日里它可以卷成拳头大的一团，放在隐秘之处。出门在外，它可以做腰带系在腰间，遇事出手，只需手按刀柄弹簧，3尺冰峰随即弹开。操刀在手，那刀身迎风啸响，杀气逼人，令敌人胆寒。

原来这王氏5个兄弟和清末武林高手大刀王五本为同族，义和团失败后，祖辈按家规把宝刀传给了本族忠勇刚毅、武功高强的5个后生。图什业图草原放荒后，兄弟5个人奔赴七叔王玉梁，来到瞻榆县。这些年隐匿荒山，扛活谋生，直到今天，国难当头，这宝刀才重见天日。

此时，兄弟5个人已各操刀在手，按动刀柄上的弹簧，只听得一声啸响，瞬间弹出了5道寒光，冷冰冰的直刺人眼。刀身颤巍巍欲取人首级。惊得曲老八吐出了半条舌头，好一会儿才缩了回去。

“我的那个天呀！活了大半辈子，这回可算开眼了。”曲老八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这5把宝刀，说话都变了声音。“这宝刀是黑白两道都传了多少年了，千金难买啊，就是洮南府收甜草、卖花洋布的日本人都想千金求得一购，他们说日本人为了得到这种宝刀都宁可典妻卖子。没想到这宝贝这么多年就在我身边，我竟然丝毫不觉，今个我看了一眼，摸了一下也该心满意足了。这也算咱们兄弟有缘，让我曲老八头一回长了这么大见识。既然兄弟们五更就要赶路，你们这一走，在这荒山野岭我一个人也没法住了，油罐子里还有半下荤油，我炒上几个菜，煎上一锅大饼子片，吃完了，咱就骑上东家的大白马，领上大黄狗，各奔前程吧。”

东南晌了，9月的秋阳火辣辣地照在草原上。兄弟5个人凭着多年练就的脚力，已走出30里的光景了。秋露打湿了衣服，在艳阳下早已干透了。

“大哥！”走在后面的王智喊了一声：“你说曲老八这人咋样？”

“这些年睡在一铺炕上，一张桌子吃饭，人还行吧，只是有时候耍点奸心眼。”

（待 续）

战疫情

□赵玉才

庚子年，疫如虎。
炎黄子，脉相连。
情系民，款物捐。
解囊助，援武汉。
医疗队，多支援。
解放军，冲在前。
不怕苦，不怕难。
不畏死，任在肩。

国际友，致电函。
人有难，八方援。
救灾物，送武汉。
铁路运，水上船。
空中运，抢时间。
急抢救，生命线。
爱凝聚，情彰显。
民心感，泪光闪。
早康复，回家园。
救病患，获新生。
不胜利，不收兵。

战疫情，有威严。
严隔离，防蔓延。
勤洗手，防传染。
人生命，关乎天。
此任务，重如山。
不恐慌，谣不传。
彰国威，法尊严。
联防控，零感染。
精施策，攻科研。
中西医，效果显。
党团员，在前沿。
科学家，总非凡。
求胜利，在明天。
学生们，在家园。
上网课，勤锻炼。
山川异，月同天。
为祖国，青春献。

阻击疫情
白城文学在行动